

郭熙艺术生平考述

蔡 罕

郭熙（约1000—约1090）^①，字淳夫，河阳温（今河南温县西南）人。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山水画家。

郭熙早年的艺术生涯，记载甚少。《林泉高致集·序》云：“（熙）少从道家之学，吐故纳新，本游方外。家世无画学，盖天性得之，遂游艺于此以成名”^②。“道家之学”易于培养隐逸、放达之山林性格；“本游方外”，又是一个山水画家从事山水创作所必需的生活源泉。因此，尽管郭熙“家世无画学”，年轻时的这段求学和生活经历，使他性爱山林，情寄山水，以致于援笔“游艺”于山水画事。可见，是“道家之学”和“本游方外”萌发了郭熙创作山水画之“天性”。也正是凭着这种“天性”，他自悟山水之画道，并渐渐在社会上享有画名。正如许光凝在《林泉高致集·后跋》中所说：郭熙“喜泉石”，爱游历，“不学而小笔精绝，为朋旧求讨，遂浸有名”。

约在宋仁宗庆历（1041—1048）、皇祐（1049—1053）之际，郭熙曾为苏舜元家摹写李成的《骤雨图》六幅^③，颇受启发，笔墨大进。同时，郭熙又“不局于一家”，兼收并揽，因而艺术上日趋成熟，形成自己的风貌。仁宗嘉祐（1056—1063）和英宗治平（1064—1067）年间，郭熙的山水画作已得到很多“崇公钜卿”的赞赏^④，乃至“公卿交召，日不暇给”，进而“运达神宗天听”，

被征调上京，进入“翰林图画院”（以下简称“画院”），从而开始他长达二十多年作为院画家的生涯。

《林泉高致集·画记》记载了郭熙进京入画院之经过、入画院后所进行的绘画创作活动和郭熙在画院的任职、所受的恩遇等。现分别考述如下。

一、郭熙进京入画院之时间考

《林泉高致集·画记》记：“神宗即位后，庚申年二月九日，富相判河阳，奉中旨，津遣（郭熙）上京”。

考诸史载：治平四年（1067）正月丁巳，英宗逝世，神宗即位^⑤；“富弼判河阳”，时在治平二年（1065）七月至治平四年（1067）十月^⑥。显然，郭熙进京的时间只有在治平四年（1067）正月至十月间。考：治平四年为“丁未”年，而“庚申”为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可见，《林泉高致集·画记》所载显然有误。

又，郭熙进京后，“首蒙三司使吴公中复召，作省壁；续于开封尹邵公亢召，作府厅六幅雪屏”^⑦。吴中复为“三司使（实为‘户部副使’）”的时间史载不详，但现存宋碑《开封府题名记》有邵亢知开封府之记载：“邵亢，治平四年□月，枢密直学士权知”^⑧。尽管具体的月份因碑缺损而不知，但邵亢知开封府是在神宗即位后任命的^⑨，而邵亢的后任滕甫又是于“治平四年八月”继任开封尹的^⑩。所以，邵亢任开封尹的期限应在治平四年（丁未）的二月至八月。郭熙进京后，邵亢以开封府尹的身份召之作画，也说明郭熙被神宗“津遣上京”的时间当是“丁未”年（治平四年，1067）的二月九日^⑪。如果算上从河阳到汴京路上所需的时日，郭熙入画院的时间则要稍晚些日子。

二、郭熙于画院之艺术活动考

据《画记》记载：郭熙进京入画院后，“三司使”吴中复首先

请他作“省壁”；接着开封府尹邵亢召之“作府厅六幅雪屏”；再接着于都水监“画六幅松石屏”。吴充为“三司盐铁副使”时，曾召之“作厅壁风雪远景屏”。前述已备，郭熙进京入画院时在治平四年二月。而吴充“权盐铁副使”的期限为英宗至神宗即位初年，“熙宁元年，知制诰”¹³。故以上四则，为郭熙于治平四年（1067）二月至熙宁元年（1068）初入画院之画事。

吴充“同知谏院”时，郭熙又于谏院“作六幅风雨水石屏”。考诸《宋史》“吴充传”，吴充“同知谏院”的时间为熙宁元年。而在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卷三，“熙宁元年五月庚辰”条中，载有“同知谏院吴充上言”一事，可见在熙宁元年五月吴氏已为“同知谏院”是很明确的。其“同知谏院”的下限应是吴充为避其子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婿之嫌而被解职时，也正是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在任“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”之前后。故此次画事约在熙宁元年（1068）五月左右至熙宁二年（1069）二月间。

熙宁初，郭熙于画院的绘画活动尚有“与艾宣、崔白、葛守昌同作紫宸殿屏”；“与符道隐、李宗成同作小殿子屏”¹⁴。

在画“紫宸殿屏”时，“艾宣画鹤四只，崔白画竹数茎，葛守昌画海棠”，郭熙“奉旨于屏画石一块”。“其三画者，累命催督，经月方了”，惟郭熙画怪石，“移时而就”¹⁴，显示了他不同于画院精工细作之画风。

与符道隐、李宗成同画“内东门小殿屏”时，郭熙奉旨于“当面六幅”屏扇上画“秋景山水”。当时符道隐以“鼎立于郭、李之间为幸矣”¹⁵。可见，郭熙入院不久就享有声望。

此外，郭熙于画院的画事尚有：

一、于“相国寺刘元济西壁神后，作溪谷平远”

北宋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“雨患”，“（相国寺）寺庭四廊，悉遭淹浸，圯塌殆尽”。寺中高文进等人的壁画亦遭损坏。熙宁中“集当今名手李元济等，以内府所藏副本小样重加临仿”¹⁶。故郭熙

于“相国寺刘元济西壁神后，作溪谷平远”，也应是“熙宁中”之事。

二、于御书院御帐画“朔风飘雪”

是图作“大坡林木，长飙吹空，云物纷乱，而大片作雪飞扬于其间”。此画深受宋神宗赞赏，“以为神妙如动”、“特奇”^[17]。

三、画“化成殿壁”、“钦明殿壁”

“化成殿”，为“上之燕处”。当时郭熙于殿之“两壁各画松石、溪谷、溅扑；门之南画悬崖、怪石；东小壁画雨霁山水”。在钦明殿之“东小壁画松石平远”；“又三间作秋雨”^[18]。

四、画“睿思殿屏”

睿思殿又称“凉殿”。此殿环境幽雅，“前后修竹茂林阴森，当暑而寒。其殿中皆凿青石作海兽鱼龙，玲珑相通透，潜引流水，漱鸣其下，而上设御榻”。殿成后，郭熙作“四面屏风”，“绕殿之屏”皆是“松石平远、山水秀丽之景”，“见之令人森竦”。可见郭熙的画作与睿思殿幽雅之气氛，相得益彰，十分融洽。当时有人为此作诗曰：“绕殿峰峦合匝青，画中多见郭熙名”^[19]。考诸《宋会要·方域》此殿造于熙宁八年（1075）^[20]，故郭熙画“睿思殿屏”也应在此年或稍后。

五、画“瑶津亭、玉华殿屏”

瑶津亭在宫中后苑，系宋用臣同杨琰“自钱塘（今杭州）特地”架来，当时宫中新开一池，就把它安置在池上。神宗观后，觉得美中不足，说：“惜乎无莲荷！”宋用臣为讨皇上欢心，就说：“愿陛下明日赏莲荷。”于是连夜“买京师盆莲”，“沉之池底，遂使万柄倚岸”。神宗看后，一时兴起，就点将郭熙画此亭之屏。当时郭熙“遂挥一大图”^[21]。

据《宋会要》记载：“（熙宁）四年，后苑作玉华殿”^[22]。《画记》中所记的玉华殿亦在后苑。故郭熙画“玉华殿屏”当在熙宁四年（1071）或稍后。

六、画“大安辇屏”

大安辇屏，又称“九龙辇”，系神宗为“太皇太后（曹氏）特置，其工巧不可胜言”^②。考诸史载，“太皇太后”卒于元丰二年十月乙卯^③，故宋神宗为太皇太后曹氏“特置”大安辇，当在元丰二年十月前之事。郭熙奉旨于“辇屏”作画亦为元丰二年（1079）十月前之画事。

七、画“玉堂屏风”

据《林泉高致集·画记》记载：“神宗既新尚书省、枢密院，又鼎新禁中诸天宇。如玉堂成，特遣中贵张士良传圣旨，以为翰林院摘藻之地，卿有子读书，宜兴著意画。先子斋嘿数日，一挥而成”。尚书省在元丰改制前是个虚设官署，官职仅用以定位寄禄，并无实际职掌。元丰改制后，尚书省才得以重掌实权。所以，上述神宗翻新整修尚书省，应在元丰改制期间，即元丰三年（1080）至五年。由此推断：郭熙画“玉堂（即翰林学士院）屏风”的时间，也应在元丰三年至五年，或稍后不久。时郭熙画春山之景于“玉堂屏风”，“春情之融冶，物态之欣豫”，使“观者怡然，如四明天姥之境也”。苏轼曾有诗题云：“玉堂昼掩春日闲，中有郭公画春山。鸣鸠乳燕初睡起，白波青嶂非人间”^④。

八、“作《秋雨》、《冬雪》二图，赐岐王”

“岐王”原为“东阳郡王”，系宋神宗之弟赵颢。神宗即位后，进封为昌王。治平四年（1067）九月迁封为岐王^⑤。元丰三年九月“进封岐王颢为雍王”^⑥。故郭熙奉旨“作《秋雨》、《冬雪》二图，赐岐王”之期限应在治平四年（1067）九月至元丰三年（1080）九月间。

九、“作《秋景烟岚》二，赐高丽”

按宋神宗时，高丽遣使入朝或来贡者，计有熙宁四年（五月、八月二次）、熙宁七年^⑦、熙宁九年^⑧、元丰二年^⑨、元丰三年正月^⑩、元丰八年^⑪等多次。经考，上述遣使活动与绘画交流有关的是熙宁

七年和熙宁九年两次。熙宁七年，高丽遣金良鉴为使，“由明州（今浙江宁波）诣阙”^③，并得到宋神宗的接见^④。据记载，高丽此次遣使的政治目的是禀告宋朝“欲远契丹”，同时“访求中国图画”^⑤，并“表求医、药、画、塑之工以教国人”。当时神宗“诏罗拯摹愿行者”^⑥，并“诏国子监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国使人”^⑦。熙宁九年，高丽“复遣崔思训入贡，因将带画工数人奏请模写相国寺壁画归国”^⑧。相比两次活动，后者仅是为了模写相国寺壁画。而前者既要求神宗遣派画工，又“访求中国图画”。能得到当时宋朝杰出的、有代表性画家的作品应是他们的期望。因此，在宋神宗诏见他们时，以郭熙的山水画作为赐礼则完全有可能。由此推知：郭熙的二幅《秋景烟岚》也应作于熙宁七年（1074）。

十、“作方丈围屏”、“作御座屏二”

十一、“作《四时山水》各二”、“作春雨晴霁图屏”

上述两条画事已不可考。

在画院，由于“郭熙画鉴极精”，神宗曾把“秘阁所有汉晋以来名画，尽令郭熙详定品目”。郭熙因此“遍阅天府所藏”，并一一有所品第。在此期间，神宗还命郭熙“考校天下画生”^⑨。郭熙也曾说：“中间吾为试官，出‘尧民击壤’题。”^⑩

三、郭熙在画院的任职及恩遇

在画院，郭熙的艺术才华深受神宗的赏识，故备受恩宠和赏赐。

御书院御毡帐造成时，宋神宗说：“郭熙可令画此帐屏。”当时郭熙画了一幅“朔风飘雪”。神宗一见，大为赞赏，“以为神妙如动”，“即于内帑取宝花金带”作为赏赐，并说：“为卿画特奇，故有是锡，他人无此例。”也正是在此次画事后，“即有旨特授（郭熙）本院艺学”。这里的“本院艺学”按字面的意思，应是御书院艺学。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四“郭熙”条亦载：“今为御书院艺

学”。但是授予一个山水画家以御书院艺学的头衔，实在令人费解。笔者以为《宣和画谱》卷十一所载郭熙“为御画院艺学”应是正确的。但是当时郭熙并不想继续留在画院，“时以亲老乞归”^①。尽管郭熙归乡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，但他受神宗的赏识和在画院的地位却日见提高。睿思殿修成后，宋神宗说：“非郭熙画不足以称。”后苑瑶津亭落成后，神宗又说：“此亭之屏，不可不令郭熙画。”为太皇太后“特置”的大安輦制成后，神宗再次说：“亦须郭熙画屏风。”从“郭熙可令画”、“非郭熙画不足以称”到“不可不令郭熙画”、“亦须郭熙画”，可见郭熙入画院后愈来愈受神宗的重视，官职也由“艺学”进升为“待诏”。正如郭思于《画记》中所记：熙宁、元丰间，神宗对郭熙的“加奖恩锡，事至稠叠，如锡带、如升官、如奉使颁衣、如常常支赐，皆不可胜纪”。

在哲宗朝，郭熙的画遭到了厄运。神宗时宫里曾“一殿专背熙作”，哲宗继位后，却“易以古图，退入库中”。但在院外，他的画依然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。黄庭坚于元祐二年（1087）在诗作中曾多次盛赞已是暮年的郭熙：“能作山川远势，白头惟有郭熙”^②；“郭熙虽老眼犹明，便面江山取意成”^③；“熙今头白有眼力，尚能弄笔映窗光”^④。苏辙《书郭熙横卷》诗中也云：“皆言古人不复见，不知北门待诏白发垂冠缨”^⑤。可见，哲宗时的郭熙并没有因遭冷遇而停搁其手中之画笔，生命不息，求艺不止，暮年的郭熙仍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。

注：

① 关于郭熙生卒年的考证，翁同文先生已于《画人生卒年考》下篇（《故宫季刊》，1970年1月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）有着详尽的考述；日本铃木敬先生也在其《〈林泉高致集·画记〉与郭熙》一文也有论述。都认为郭熙的出生年代应在公元1000年后，卒年应在公元1090年左右。

② 《林泉高致集·序》为郭熙之子郭思所作。

③事见黄庭坚：《山谷集》卷二十七，“题郭熙山水”。考苏舜元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去世，故郭熙于其家摹李成画当在此以前的庆历、皇祐年间。

④许光凝在《林泉高致集·后跋》中谈及他被命守蜀时“因窥公（指郭熙）家集，见公所蓄嘉祐、治平、元丰以来天下崇公钜卿诗歌赞记，并公讲论小笔范式，灿然盈编”。可见嘉祐、治平时，郭熙已名动公卿。

⑤②⑥见《宋史》卷十四，“神宗纪一”。

⑥《宋史》卷二百一十一，“宰辅表二”记：“（治平二年）七月癸亥，富弼……以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、镇海军节度使判河阳”。《宋史》卷十四《神宗纪》记：“（治平四年）冬十月……丁未，富弼罢判河阳。”

⑦⑭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《林泉高致集·画记》。

⑧转引自周宝珠：《宋代东京研究》第三章《开封府与京城行政管理》。河南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版。

⑨见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七《邵亢传》。

⑩亦见诸《开封府题名记》。

⑪按：国内画史论著几乎都认为《画记》中的“庚申”系“戊申”之误，郭熙入画院时间为熙宁元年。日本铃木敬先生在其《〈林泉高致集·画记〉与郭熙》（见《美术研究》1982年第4期）一文中把郭熙入画院作“省壁”、“开封府厅”画壁的时间定为治平四年，与笔者的观点相同。

⑫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二《吴充传》。

⑬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四“郭熙”条记：郭熙与符道宁、李宗成同画小殿屏风时在熙宁初，故此画紫宸殿屏亦为熙宁初之画事。

⑮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四“郭熙”条。

⑯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六“相国寺”条。又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三“刘元济”条有“熙宁中召（刘元济）画相国寺壁”之记载，故此次画事当在熙宁年间。

⑰《宋会要·方域》一之一五：“是年（据上文，是熙宁八年）造睿思殿。”

⑱《宋会要·方域》一之一四、一五。

㉒㉓《宋史》卷十五《神宗纪二》。

㉔㉕《宋史》卷十六《神宗纪三》。

㉖《宋史》卷四百八十七《外国传三》记：“（熙宁）九年，复遣崔思训来……。”

③⑩《宋史》卷四百八十七《外国传三》记：“（元丰）二年（宋）遣王舜封挟医往诊治（高丽王徽之病）。徽又使柳洪来谢。”

③⑫《宋史》卷四百八十七《外国传三》记：“（元丰）八年，（高丽王勋）遣其弟僧统来朝，求问佛法并献经像。”

③⑬③⑭《宋史》卷四百八十七《外国传三》。

③⑮见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四十九，“熙宁七年正月乙丑”条。

③⑯③⑰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六“高丽国”条。

③⑱《长编》卷二百四十九“熙宁七年正月庚寅”条。

④⑩《林泉高致集·画题》。

④⑫《山谷集》卷七，“题郑防画英”。

④⑬《山谷集》卷九，“题郭熙山水扇”。

④⑭《山谷集》卷二，“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”。

④⑮苏辙：《栞城集》卷十五，“书郭熙横卷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历史系